

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十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叔孫婣聘宋

二十五年春叔孫婣聘于宋桐門右師

杜樂大心居桐門見之

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

杜樂氏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薄

昭子告其

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

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

遠今人每好於遠方之人詆

宗族鄉里之賢以自鳴高者可以鑑矣

能有禮乎無禮必亡

杜為定十年樂大心出奔

傳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

杜逸詩

昭子賦車轄

杜詩

小雅周人思得賢女

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

坐杜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

語相泣也

林相與語而皆泣下

樂祁佐

杜助退

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歿乎吾聞之哀樂

而樂哀杜可哀而樂皆喪心也

語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血也爽明也心之精血屬陰為魄心之神明屬陽為魂

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叔孫宋公卒傳

魏禧曰語曰培婁無松柏其大宗與宗既卑賤矣身

安得貴乎昭子數語可謂要言不煩○論衡自敘一

篇原本孤寒至於引譬賸舜鯨禹醴泉芝草甚及犂
牛駢角只顧以辨勝人遂至抑親揚已喪心已甚克
乃名人豈此理尚未知耶可見人至好名爭勝私心
所蔽白日而不見邱山如此為勝愈勝而愈屈如此
為名愈名而愈辱人之大愚莫過於此可以鑒矣乃
其書猶膾炙千載古今之以文勝可嘆哉

樂祁論季氏

季公若之姊

杜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云公若姊

爲小邾夫人生宋元

夫人

杜平子

生子

林宋元夫人生女

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

且逆之

杜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強橫

公若從

杜從昭子

謂曹氏

林即宋元夫人

曹小邾姓也

勿與

杜勿與女魯將逐之

林魯人將逐平子

曹氏告公公告

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

林若果欲逐季氏魯君必失其國政

在季氏三世

杜文子武

矣魯君喪政四公

杜宣成

矣無

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

禧按為弱君者不可不知勢衰權微當別謀所以自

振豈能強闢之哉曹髦刃出于背有由然矣

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

卷十五
三

云亡。心之憂矣。杜大雅言無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

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杜為下

公孫傳

魯昭公伐季平子

初季公鳥

杜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

取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歿。

季公亥與公思展

杜季氏族

與公鳥之臣申夜

亦姑相

杜治也

其室及季妣

杜公鳥妻

與饗人檀通而懼

婦人之淫每與大獄處此者不可不

慎乃使其妾扶

杜此也

以

示秦遄

市專反魯大夫

杜之

妻曰公若

杜即公亥

欲使

杜使以非禮

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

公甫

杜平子弟

曰展與夜姑將要

杜劫以非禮

余秦姬

林秦遄之妻公鳥之

妹以告公之

杜平子弟

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

杜平子邑

而執夜姑將殺之

聽訴不察而遽殺人乎

公若泣而哀之曰

殺是。

杜指夜姑

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

杜主通請謁者

勿內。

納

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

杜執夜姑之命。迎受生殺之命。

公之使速

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

杜拊其子播其

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鞋。

郈氏爲之金距。

杜雞足也。以金飾之。

平子怒。益宮

於郈氏。

杜侵其宮。以自益也。

且讓之。

杜責也。

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

昭伯

杜爲子臧

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

旃。平子怒。拘臧氏老。

杜家臣也。

將禘。

杜合祭。

於襄公萬。

杜舞名。者

二人。其衆萬於季氏。

杜於禮公當三十六人。今僅二人。其衆俱萬於季氏之家廟。臧

孫

杜即昭伯

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杜言棄禮太甚。將廢之不用也。大

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杜昭公也。且與之出射。

於外而謀去季氏。左氏凡敘人大難之起必先歷敘其

有由可以自省故欲避難者必先平怨欲造大難者亦

必先平衆怨也如勾踐報吳而曰子女玉帛日賓服于

鄰國者是也。公爲告公果公賁杜皆公果公賁使侍人僚

相側加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杜公畏季氏權勢乃走

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杜無受勅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

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

之所及也杜言其微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

杜言難逐告邱孫邱孫以可勸杜勸公逐季告子家懿

左傳卷之二十一 伐平子二

伯杜元孫子家羈莊公懿伯曰讒人以君徵幸事若不克君

受其名杜名惡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杜去使辭曰臣與聞命矣言

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杜自明穆文熙曰子家羈

既勸君莫逐季氏又以聞命避嫌居中不出於勸可以

觀忠於不出可以觀智所以周旋乾侯終存大義而季

氏亦莫叔孫昭子如闕杜魯邑彭士望曰此成敗大

之忌也杜魯邑公居於長府

而請杜官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

深意○魏禮曰余行山東見家有備禦之臺去梯

則陸絕莊子所謂有樓櫓之備者是也

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

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

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

杜隱約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舉大事四字要緊凡

為變興作逆理亂常之事者多乘昏黑蓋勢既易為亦人之良心不容泯滅故也弗可知也杜

森惡也日冥森人將起眾怒杜季不可蓄也蓄而弗治

將蘊杜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杜與季氏同

六字君必悔之弗聽邱孫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逆孟懿

子杜仲孫叔孫氏之司馬驪宗扈言於其眾曰若之何

莫對

杜衆疑所助

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

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

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

杜陷公圍也○士望曰使昭子在室即不投甲攻季

必不帥衆攻公徒明矣

公徒釋甲執冰而踞

杜言無戰心也冰積丸蓋或云積丸是箭

箭其蓋可

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

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

昭伯之請孟氏

與趙鞅之逆魏舒正可參看

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

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

杜諸臣公若等公自伐季

氏非諸臣所劫今于家欲令諸臣僞作劫君伐季者今負罪而出君自可止不出庶幾季氏有所懲必改

其所公曰余不忍也。此亦童與臧孫如墓謀遂行。杜公

為魯國遂如墓辭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季氏之逐

先君且謀所奔衛速矣蓋伐季氏者公自奔者亦公也。伐公徒而不及

公奔而無追所謂禮教之遺不及於墓。墓者乎。○謝文

洵曰處置權臣須有至密之機。至捷之著。發不及覺。

不及謀呼吸之間。大難已定。稍縱則事機去而大禍作。

矣。今乃顯然以兵入其家。又不疾攻。竟日不決。而外援

至公若邱臧諸人俱兒戲也。豈但昭公有童心哉。只子

強諫力不能定。衆焉得不亡。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

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

故也。杜陽州遠平陰近未勅有司遠逆書曰公孫于齊

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

禮之善物也。

胡氏曰齊侯唁公于野井以禮遇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詞足矣然則何以失國而

不返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詞禮之末也昭公無其本而徒末焉是亟豈所以為禮也哉

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

杜二萬五千家

以待君命。

杜待君伐

季氏之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

之憂也。公喜。

童

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

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

杜齊

誰與之立且齊

君無信不如早之晉。

孔尚典曰夷吾在外卻芮使重賂秦以求入當時齊晉大夫皆貪賂

子家子何不教昭公以邑賂而使之與師納已耶

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

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

杜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

繼續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

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

有罪。杜從者陷君留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當是此時

別圖迎復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

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

杜何必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最是先出在外兩無所

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效。子以

逐君成名。語妙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

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歿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

造與公言孔尚典曰子家子此時見昭子來是一好機

次昭公易與不聽不先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

調衆心而徒與公言何益杜恐從者知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杜

叔孫謀○密子請歸安衆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

昭子自鑄歸杜避平子有異志杜不欲復納公○此事

與平子議時不能得其要領也然則何如與之盟冬十

誓以要之曰子不信使我欺君吾必致成于子矣冬十

月辛酉昭子齊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成杜恥為平子所

○孔尚典曰平子有異志何不可盡誠再國有昭子在

內有子家子在外所謂或推或輓何愁不入一有起趨

遂欲祈成昭子有性氣不肯受欺其俠烈固可取但處

大事還須耐煩小心萬不得已則已以成謝責可耳

戊辰卒。

哀哉

左師展

杜魯大夫

將以公乘馬而歸。

昭子未來平子之意不可

知衆未安而倉卒竊馬以歸造次愈甚君臣皆童心矣

公徒執之。

魏禧曰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是昭公必欲歿季氏矣小人所以畏君者以懼歿耳惟懼歿故得以歿懼之若迫之以必歿之勢則必將不顧其歿我乃不得以歿相懼而彼反能挾其必歿之形以圖我此季平子所以請囚請亡不得而出於逐君也正德初韓文劉健等力請誅劉瑾八人瑾等窘迫自求安置南京閣議持必誅之論上已勉從夜瑾等哭訴

而明日瑾入司禮律等皆罷大事盡去矣此其禍蓋生於迫小人以必死之地而強主上以抑情難從之事也若姑聽其安置南京使與主上隔絕眷顧之情稍替彼在南京必有犯法之事怨望之情然後繩以大法則上之愛護既不及昔而彼在外我在內除之易易矣夫上方親暱之時尚勉從大臣言况既出南京哉特除之亦不宜太遲遲則變生吾嘗謂君子除奸有一舉并去其黨者懼其身在法外得以因緣救護也然須慮合力致效勢不可制有先去其一漸及

其餘者緩之則交疎彼方圖免舊罪不敢更觸新禍也然須慮優悠養奸滋蔓難除有先去其渠魁後及其黨與者斷蛇者斷頭射馬者射目得其要領則餘不能爲亂也然須慮殺一人而激衆人之變有先去黨與後及其渠魁者未可遽動旁攻以弱其勢如鉏樹先疏根旁餘土馴鳥者鍛其羽翮助惡無人則孤而易制也然須慮投鼠忌器橫挑大難我方旁攻而彼已先發矣有急除之者出其不意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然須慮發而不中一敗塗地有緩除之者因

利乘便所謂拔齒而兒不傷也然須慮事久變生反
為所制種種作用不同總在臨事時度理審勢量情
相機耳然觀古今成敗大約多以漸除及誅首惡者
為得若明烈皇帝之除魏璫不假學問不資謀議神
武獨斷可謂振古之烈矣

子大叔論禮

趙簡子

杜鞅趙

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

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
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

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

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

杜日月星辰

因地之性

杜高下剛柔

生其六氣

杜陰陽風雨晦明

用其五行

杜金木水火土

氣為五味

林五行

氣適口養體為酸

發為五色

杜發見也青黃赤白黑

章為五聲

杜宮

商角淫則昏亂民失其性

杜滋味聲色

是故為禮以奉

徵羽

之杜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杜麋狼兔三犧杜祭天地

宗廟三者謂之犧以奉五味為九文林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

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禮按林註華若草華是華蟲二物若

書經中註合訓維六采杜畫績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元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

五章以奉五色杜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

織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杜解見為君臣上

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林事也以治內為外經常之事

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杜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婿

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為政爭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

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 爲刑罰威獄使

民畏忌。以類其震曜。

杜雷震電曜

殺戮。

杜作刑戮以象天威

爲溫慈惠

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

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

林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

哀有哭泣。

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鬥。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

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歿生。生好物也。歿惡物也。

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

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

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

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

林性之曲者以禮弼之使就於

直性之直者以禮弼之使就於曲

間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魏禧曰。戴禮諸八篇文字精義皆從此出。

宋齊謀納昭公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

杜請納公

夢大子欒

林元公太子

卽位於廟已與平公

杜元公父

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

人不佞不能事父兄

杜謂華向

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

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

蒲田反

柎

杜柎中苓牀

也。所以藉幹

杜骸骨也

者。請無及先君。仲幾

林宋大夫

對曰。君若

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

杜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

羣臣弗敢知。若夫

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

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

杜不忍曠禮廢法自速成罪

廢

君命祗辱

杜言君命必不行

宋公遂行

彭士望曰見夢已亥卒而行尤人所難

于曲棘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葬宋元公

如先君禮也

杜善宋人連命以合禮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

地也

杜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

豐從女

汝賈杜二人皆季氏家臣

以幣錦二兩

杜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

也二兩縛直轉

一如瑱

他殿反

杜瑱充耳縛卷也急卷

細甚乃如克

適齊師謂子猶

杜梁邱棟

之人高齋魚綺反杜

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

杜若當為請使得為高氏

後又當致粟五千庾

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

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財歆之妙也林

言以此二兩為先幣蓋許賂子猶以百兩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

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

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有得說

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

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杜若可師有濟

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語尤穩當可聽讒人之言近理而可信者最易入不可不慎

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杜帥師從

公林使從魯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

請我受師林成孟氏邑言國之有都邑將以許之請納

質致疑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敵

室也林用成之力彫敵已請息肩

于齊杜言欲降使來取成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

于淄者曰將以厭衆杜以其知已降也魯成備而後告

林待魯人守備既曰不勝衆杜衆不欲降師及齊師戰

于炊鼻杜魯地齊子淵捷從杜逐洩聲子射之中楯瓦杜楯

脊繇胸其俱汰他達輶杜入楯瓦也胸車

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禮戾也而

汰矢激也七矢鏃也

助之。林在腹曰鞅擊子射淵捷之馬新其係腹之鞅馬

助子車。杜淵捷即齊人也。將擊子車。林人之先助淵捷者

射瑄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杜射餘人欲使子車曰衆可

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杜齊大夫從野洩。杜即

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杜欲以公戰禦之

亦叱之。杜野洩亦叱也言冉豎射陳武子。林即

也冉豎中手失弓而罵。杜武子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晳

真。林黑也反鬚眉甚口。林甚有

諸。林無乃亢禦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杜偶言不林

雍羞為顏鳴。右。下。杜皆魯人羞為苑何忌。杜齊大夫取其耳。

杜不欲殺雍故顏鳴去之。杜其右見獲苑子之御曰視

下顧。杜復欲使苑苑子剗林雍斷其足。鑿。杜一而乘

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杜言魯人皆

林不以私怨而相棄

呼林雍共載

致力于季氏

力于季氏

力于季氏

力于季氏

子西辭國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杜平王畏庶

曰：「大子壬

弱。」

杜昭

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

林本建所聘而王奪之

子西

長而好善。

是正論

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

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

難林廢嫡立庶是亂楚國之政言王子建

聘之是彰君王之惡

國有外援。

杜謂秦

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

也。敗親。速讎。

杜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讎

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

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

昭王。

魏禧曰賢者當此婉辭以自潔者有之而乃出如此語真賢人所難周平王於申侯可愧歟矣○此等語若已之勢地不可自固則恐爲子常所殺此事不可輕學也

彭家屏曰同一讓國也子臧季札之詞婉而子西之詞厲何也彼以節自高故意超而言孫此恐以已爲市故情急而語嚴蓋不如是不足以謝絕其意也

晏子論彗星陳氏

齊有彗

似歲反

星

杜出齊之分野

齊侯使禳之

杜祭以禳除之

晏子曰無

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

杜疑也

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

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

林星象似帚故有除穢之象

君無穢德。又

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

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

民卒流亡。

杜逸詩

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

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

林齊君之正寢

公嘆曰。美

哉室。

奇

其誰有此乎。

杜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

晏子曰敢問何謂

也。公曰吾以爲在德。

奇

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

又陳

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鐘之數。

林詳見二年傳註

其

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

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

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

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

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滯。大夫不收公利。

林不濫失其職不陷慢其事不得作福以收人心

公曰善哉我不能矣。

奇吾今

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

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

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

而箴。杜誅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

慈而從。杜不專也。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彭士望曰：此段迂

經術處。○禧按：景公不足有爲。晏子知之深矣。此特因其問禮而言禮耳。然如言誅祝史言禳，言陳氏已極

痛切而公之昏惰如故。又豈復有可言者耶？公曰：善哉。三善哉了却。景公一世寡人今

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

也是以先王上之。

真德秀曰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脩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於上而下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田氏其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而且厚斂焉是驅其人而歸之也

穆文熙曰晏子不禳彗星誠為千古定論然高宗修德而祥桑枯宋景公三言而熒惑退舍則修省之功不可少也何晏子不以此告景公也

魏禧曰觀景公對晏子數言想見庸主可哀令人欲

笑欲哭

彭家屏曰天人感召之理捷于影響晏子不禳彗而歸重於有德無德真至論也然其反覆引詩謂有德則彗不為災無德則禳亦無益其勉齊景恐懼修省以塞天變之意自在言外○上言齊有彗星下文即接晏子論陳氏將有齊國可見天變不虛生此左氏之深意也

吳光弒僚楚殺卻宛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

杜前年楚平王卒

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

庸

杜

二子皆王僚母弟

帥師圍潛

杜

楚

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杜

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聘於晉

以觀諸侯

杜

觀

楚莠尹然工尹麋

九

倫反

杜

二

尹

帥

師

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

杜

在都邑之

士有復除者

與王馬之

屬

杜

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

以濟

杜

益

師與吳師

遇于窮令尹子常

以舟師及沙

杜

水

汭而還

左尹卻宛

寬

工尹壽帥師至

于潛吳師不能退

杜

林

遇窮之師當吳之前至潛之師要

吳之後楚師彊盛故吳不得退去

三專歷士少昭二

六

二

吳光

一

二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杜欲因其師徒在外告

鱗設諸林伍員所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

吾欲求之。林光吳王諸樊子。故曰王嗣。蓋壽夢生四子

以國與子而與弟為季子也。季子不受則國宜及。諸樊

之子僚夷昧之子也。越光而代札。故光自言王嗣而欲

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杜謂不吾廢也。鱗設諸曰。王可弑

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林設諸恐已成不能

爾身也。杜我身猶爾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反。室杜掘地而

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杜坐道邊。門階戶席皆王

親也。夾之以鉞。杜晉皮反。羞者獻體。受服於門外。林直門

直階主

戶王席皆王僚親密之人又夾之以劍言守衛嚴密羞

也。奸細執羞者坐行杜膝而入執鉞者夾承之林執劍者

者執羞及體以相授也杜鉞及執羞者光偽足疾入於掘

室杜恐難作王黨鮪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杜全魚矣

抽劍刺王鉞交於胸杜交鮪遂弑王穆文熙曰刺客中

有遺恨矣鮪闔廬以其子為卿杜即光也季子至曰

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事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

君也吾誰敢怨哀歿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

之先人之道也杜季子自知力復命哭墓杜復使命復

左傳經世鈔三卷二十吳光二

位而待

杜復本位待光命

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杜

小楚師聞吳亂而還

杜言聞吳亂明卻宛非取賂而還

卻宛直而和

國人說之

林楚左尹

鄢將師爲右領

杜官名

與費無極比而惡

之

杜惡卻宛

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

譖之久矣而特發于

甲

惟謂子常曰子惡

杜卻宛

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

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

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

杜報獻

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

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真諸門令尹至必

觀之而從以酬之

林此以上四句皆無極辭

及饗日惟諸門左

杜張惟陳

甲兵
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

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杜此春救也帶出妙吳可以得

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林此曰字

時之辭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有不亦可乎林三

無極之詞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鄆將師而告之

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蕪杜燒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

國人弗蕪林知其冤不肯燒其家令曰不蕪郤氏與之同罪或取

一編菅古顏反焉或取一秉秆古但反焉杜編菅苦也秉國

人投之林投而棄之遂弗蕪也令尹炮之杜炮燔盡滅郤氏

之族黨殺陽令終。

杜陽

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

杜楚大夫皆卻

氏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

不可

曰。鄆氏費氏自以

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

杜欺

王與令尹以自利也。

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杜爲殺無極張本

楚卻宛

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

杜國中祭祀

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

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

謗。譖至於今不已。戊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

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

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

杜在十五年

出蔡侯朱。

杜在二十一年喪

大子建殺連尹奢

杜在二

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

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

邇無極也

魏世做曰平王治楚幾于晉悼只用一無極幾於亡國小人豈在多哉

今又殺

三不辜

杜卻氏陽

以興大謗幾及于矣子而不圖將焉

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

位

杜在位

吳新有君

杜光

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

林

旅之

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

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

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

止。

魏禧曰按吳自太伯奔荆吳人立為吳太伯傳弟仲
雍又三世至周章武王封以子爵自周章十九世至
僚而公子光弑之春秋列國父子兄弟弑奪之禍最
酷雖以周公之聖不四傳而潰弑出公吳承至德之
後自太伯至夷昧凡二十三世歷年凡八百而父子
兄弟相安無事終吳之世惟公子光弑僚而已列國
有道之長未有過於吳者惜乎季札以非義之讓敗
吳八百餘年之義也札輪敘當立父兄之至情當立

賢當立舍其三當立以讓諸不肖之姪而成弒奪之禍吾謂札之讓其在宋穆公之後矣無極奇讒卻宛奇冤古今所罕古者國人之論甚有權故孟子曰國人皆曰賢曰不可曰可殺至於宋而太學生猶得以議國是誦言君相之過及前明則庶人不敢議矣魏世倣曰沈尹戌乘子常患國人之議而進言又歷敘無極往事以明之言吳新君楚後禍以懼之故其言得入無極用讒以禍人家國滅人族黨自滅其族天道人事理固宜然沈尹因變諷子常以除國患義

正勢易一段誠懇足為除小人之法

晉殺祁盈伯石

晉祁勝與鄔

于庶反

臧

杜二子祁家臣

通室

杜易妻

祁盈將執之

杜祁午之子

訪於司馬叔游

杜侯之子

叔游曰鄭書

杜古書名有

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

杜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

無道立矣子懼不

免

杜言世亂讒勝○禧按叔游之道言藏垢納污亦非居亂世之道

詩曰民之多辟無自

立辟姑已

杜且止也

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

杜言討家

臣無與國專○使言於君而討之當無患矣祁盈行之太驟非處亂世之道

遂執之祁勝賂

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

杜以其專戮祁盈之

臣曰鈞

杜同也

將皆死

此趙王教諸臣見解

愁

魚覲反

使吾君

林謂

三子臣上以唐三
二一發部臣一

盈刑聞勝與臧之效也。以爲快。乃殺之。不殺勝臧盈之罪亦未必及效夏

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杜我杜揚叔向邑食我叔向之子伯石食我祁

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何至於此刑寃監極

矣。初斷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杜夏姬杜其母欲娶其黨

林其母欲爲叔向娶於舅氏。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杜言

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婦人不曠。乃不能服其子。其母曰：子靈杜巫臣

妻杜夏殺三夫。杜陳御叔楚襄老及一君。杜陳一子。杜夏

微而亡一國也。杜陳兩卿杜孔寧杜儀行父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

美。必有甚惡。名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杜亡白反杜鄭靈公杜夷

之妹也。子路早歿。杜在宣四年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杜夏姬也。○此

理却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杜古諸侯生女黶。杜反

美髮黑而甚美。光可以鑑。杜髮膚光色名曰元妻。杜髮黑

故樂正后夔。杜舜典樂官之長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怙。杜力

反無饜。杜於鹽反忿類。杜立對反無期謂之封。杜大豕有窮后

羿滅之。變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杜夏以妹喜殷以妲已周以褒姒三代所

也共子之廢。杜謂晉申生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

有尤。杜異也物足以移人。杜言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

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杜接伯石始生子容之母。

杜叔向嫂走謁諸姑。杜叔向母曰長叔如生男。杜兄弟之妻曰如林長叔

謂叔向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

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奇識遂弗視。

彭家屏曰叔虎之母美矣叔向之母謂其必生龍蛇而卒及樂氏之難伯石之母美矣叔向之母又謂其必有後禍而卒與祁氏之誅苟非其智特優何以所言俱驗歟大抵物之尤者皆足為患無可怪也

魏獻子舉賢

秋晉韓宣子

起林韓

卒魏獻子

杜舒魏

爲政分祁氏之田以

爲七縣

杜鄆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孟也

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

杜銅

鞅平陽楊氏

司馬彌牟爲鄆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

平陵大夫魏戊

杜舒之庶子

爲梗陽大夫知徐吾

杜知孟孫

爲塗

水大夫韓固

杜韓起孫

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

銅鞮

丁兮反

大夫趙朝

杜趙勝曾孫

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

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

杜帥

二十二年辛烏帥以納敬王

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

杜卿之庶子

之不

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

杜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

皆受縣而

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

杜采衆而舉不以私也

魏子謂成鱣

專杜晉大

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

也。遠杜疏

不忘君。近

杜在

不偪同。

杜不偪

居利思義

杜不

苟得在約思純。

杜處窮約則思純正

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

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

親疎一也。詩曰：唯以下真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

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主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

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
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
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
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
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
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林醜杜惡杜其貌然明醜惡欲
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杜隨使人應斂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杜素聞其賢故
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醜明也杜聞其言而知之
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杜賈國杜亦醜也娶妻而美

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杜為妻御射雉獲之。其妻始

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

不笑。夫今子少不颺。林顏貌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杜如善相譏。今女有力於王

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

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

命賈辛也，以為忠。杜先賞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魏獻子辭梗陽人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

林戊爲梗陽大夫。望輕。以故不敢斷。決其曲直。

獄上。魏子其大宗。

杜訟者之大宗。

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

賢謂閻沒女寬。

杜俱魏子屬大夫。

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

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

杜魏子朝君退。

庭。魏子沒寬待于

饋。入召之。

杜召二大夫共食。

比置。

林自始食。至食盡。

歎既食。使坐。

杜更命之令坐。

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

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

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

林至食及半。

答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

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賢屬厭而已。杜屬足也。言小人

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林悟二大夫規辭不受。其路傳言魏氏所以興。

鍾惺曰。魏子賢者也。賢者自愛其名。梗陽之賄未成

而諫者先誦言之。可乎。二子以食諫。賜饋之外不加

一字。若不知有梗陽之事者。婉轉入人。使魏子自止

亦若初無是事焉。滅其所醜。而飾其愧。代為之全。其

名焉。此諫賢者之道也。○禧按。彊復拒諫之人。亦宜

用此法

彭家屏曰魏子賢者一念之邪遂至受賄鬻獄使非與正人居而及聞正論則已過矣語有之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君子之不可不擇所與也如是夫

蔡墨論龍

秋龍見于絳郊。

杜晉國都

魏獻子問於蔡墨。

杜晉太史

曰吾聞之。

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

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秦龍氏。有御龍氏。

杜秦御養

也。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

對曰。昔有颺。

杜力謬反古國

叔安。

杜其君名

有裔子曰董父。

杜齊遠也元孫

之後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授

畜龍。

杜林擾順也乃順龍所欲而畜養之

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

曰秦龍。

杜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

封諸駸。

子工

川。駸夷氏。其後也。

夷杜皆董姓。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

杜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林四龍。

漢各二合為四乘。○禧按荒唐各可。各有雌雄。孔甲不能

笑。後人作路史皆祖此而益誕耳。食林孔甲得龍而未能飲食之。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

有劉累。林陶唐堯所治地。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

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杜夏后以豕韋之

後。杜以劉累代彭姓之。龍一雌。外潛醢以食夏后。夏后

饗之。既而使求之。杜求致。懼而遷於魯縣。杜不能致龍。

自與范氏。杜晉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

退也。

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歿及之。杜

職有失官不食。杜不官宿。杜猶其業其物乃至。杜設水

龍若混棄之物，乃坻伏。林若泯滅棄絕其官，守鬱。杜滯

湮塞也。杜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

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杜五官之君長

皆配食於五行之木，正曰句。古侯芒。杜正官長也。取木

也。其祀火，正曰祝融。杜祝融明貌。金正曰蓐收。杜秋物

重焉。可收也。其水，正曰元冥。杜水陰而幽。冥土，正曰后土。杜

祀該焉。為羣物主，故稱后在家。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

左專經世沙船 卷二十一 論龍二 三五

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三三杜乾上乾下之始三三杜乾上乾下

乾初九變曰潛龍勿用杜乾初九爻辭其同人三三杜離下乾上同

曰見龍在田杜乾二爻辭其大有三三杜乾下離上大曰飛

龍在天杜乾五爻辭其夬三三杜乾上九爻變曰亢龍有悔杜乾

上九爻辭其坤三三杜坤下坤上坤曰見羣龍無首吉杜乾

爻辭坤之剝三三杜坤上六爻變曰龍戰于野杜坤上若不

朝夕見誰能物之杜坤上六爻變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

為皆是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杜問五官之

對曰少皞氏杜金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

木及水。

杜能治其官

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元冥。

杜二子相

代爲水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

杜窮桑少皞之號四

職濟成少皞之功

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

有子曰句龍。爲后土。

杜共工在犬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歿而

見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

杜方答社稷田正也。

杜掌

有烈山氏。

杜神農

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

杜祀

周棄亦爲稷。

杜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

自商以來祀

之。

杜傳言蔡墨博物

魏禧曰能求嗜欲而飲食之董父所以豢龍時其饑

飽達其怒心梁鴛所以馴虎夫龍神物虎猛獸而有嗜欲則可制於此得養壯士之道焉又知人苟欲為高而不受制於人者無他但在去嗜欲耳顏觸之論審矣

伍員病楚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

杜二十七年故二公

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

杜大封與之土田

使監古

反馬尹大心逆吳公子。

杜逆之

使居養。

杜即所

莠尹然。

左司馬沈尹戌城之。

杜城

取於城父與胡田。

杜致胡以

與之將以害吳也。

林將為吳邊疆之害

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

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

柔服。

杜不與

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

不可乎。

林讎謂二公子乃王僚母弟闔廬之仇

吳。

以下十五句可刪周之冑裔也。

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太比于諸華。光又甚矣。

將自同于先王。

杜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

不知天將以爲虐

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

其終不遠矣。

杜言不久可知

我盍姑億。

杜安也

吾鬼神而寧吾族。

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

林謂顯然表出與吳爲難之意

焉。王弗聽。

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

杜防壑山水以灌徐

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

杜斷髮自刑示懼攜其

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奪楚。

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

杜城父也

使徐子處之。吳

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杜在二余知其可也。而恐

其使余往也。又惡人。林謂王僚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

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丁力反任。士患

若爲三師以肄。猶勞也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

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杜罷敝於道亟。杜數也肄以罷之。多方

以誤之。林聲東擊西既罷皮。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

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杜爲定四年吳入楚傳三十一年秋。

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杜皆楚邑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

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

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

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邾黑肱以濫來奔

冬邾黑肱以濫

邑林邾

來奔賤而書名

杜黑肱非命

重地

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禮按所守

看有名而如其已。

杜止也言雖有名

以地叛雖賤必

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

林竊邑叛君者雖

地以著其人之名終身爲不

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

思義，不爲利回。

林不以利欲

不爲義疚。

杜病

或求名而

不得，或欲蓋而名章。

林或本欲求名而春秋不書其名

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

杜守先人作而不

義其書為盜

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邾庶其

二十一年莒牟夷林五年以邾黑肱林以土地出求

食而已林不過求食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杜春秋叛者

來適魯者皆小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杜肆物事

也齊豹書盜懲肆也若艱難其身杜身為以險危杜凌釋

謂養公孟之惡也大人杜在而有名章徹杜謂得勇名○

而致其顛覆也難之士將奔走之杜凌稱隆曰好為難事

若竊邑叛君杜叛人謂三以微大利杜謂而無名杜不書貪

冒之民將寘力焉杜盡力為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

叛人名。以懲不義。數

杜列也。

惡無禮。其善志也。

凌稭隆曰。記事之善。

者。故曰春秋之稱。

稱舉也。春秋所舉之義。註作權衡之論。非是。

微而顯。

杜文而

義婉而辨。

杜辭婉而旨別。

上之人能使昭明。

杜在位者能行其法。

善人勸

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魏禧曰：通篇以議論斷制為傳中變體。史記多用此

法。

左傳經世鈔

十一

卷二十一

身黑形二

三

左傳經世鈔卷二十一終